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4-15

齐鲁晚报

2022年7月25日  
星期一思  
想  
光  
华  
文  
字  
魅  
力

□ 美编：陈丽明  
□ 编辑：向平

【书里书外】

## 门里门外，遇见众生

□ 钟倩

一些不认识的朋友，见面说得最多的是我的文章。扪心自问，文字不过是一扇门，进进出出，聚了又散，能留下什么呢？不过是生与死的对话。又如托马斯·特朗斯特罗姆的诗句，“每个人都是一扇半开的门/通往一间共有的房间”。一扇门，也是一种命运。罗伟章的长篇小说《谁在敲门》，陪伴我度过最孤独难挨的春天。眼看盛夏撩起裙角，再回过头来重读，心里竟涌出一段话：一个人总会面临两次死去，一次是肉体的消逝，一次是至亲的离世。

《谁在敲门》开篇即是震撼：“有时候，敲门声是人的脸，也是人的心，哪种人敲出哪种声音，就跟哪种人会说出哪种梦话一样。当这个声音响起时，已去胸腔里荡过一下，夹带着气恼、自大和经过掩饰的逆来顺受，传到指骨，传到门，然后才传进屋子，大姐就知道，是兄弟来了。”我始终觉得，敲门声不啻“招魂术”，唤天堂里的父亲回家，把兄弟姐妹聚在一起。

当下很多小说写亲情直奔葬礼，倒叙回顾过往岁月，牵扯出一大家人乃至整个家族的爱欲情仇，读多了恍若掺水的雪碧，寡然无味。《谁在敲门》没有遵照常规的模式书写，作者的谋篇布局波澜不惊，又处处处理着“惊雷”。从许家老父亲过生日、生病住院、父亲葬礼、亲友远离故土的各自走向或不同活法，从生写到死，又从死跌宕生。在作者眼中，“光与影、爱与恶、生与死往往只隔着一道门。门里门外，是不一样的生命。”那一个个渐次炸裂的“惊雷”，就是叩问人性。

全书的导火索是父亲的病。作者着重写了四个节点：父亲住院时的惊慌失措、陪床时的心忙脚乱、放弃时的迫不得已、去世后的追悔莫及。这与常人的情感心路没有什么区别，作者却掘出了深度——父亲的病，使兄弟姐妹的命运殊途同归，陷入孤独和痛苦的心境。“我这寂寞心境，在父亲住进来的当天就有了，像有一种东西，很严重地冒犯了我。是父亲经受的痛苦吗？可以说是，但又不像是痛苦本身，而是痛苦强加给我的感觉。痛苦是肮脏的。病和老，是痛苦的原因，却不是根源。根源是人生。”这段话其实很难理解，痛苦是肮脏的，并非意味死亡也是肮脏的，而是指向卑微的生命本身。父亲的病使子女们敲响了死亡之门，从虚掩的门缝里瞥见自己的归途，就这样边审视边战栗，在恐惧不安中接受骨肉分离，也就接受了生命的不完整。

弗罗斯特在《彻底奉献》中写道，“我们总是先属于土地，然后土地才属于我们。”《谁在敲门》以63万字的体量，诠释的正是这句话的真谛。小说中的“我”叫许春明，出生农村，在省城画报社做编辑兼诗人。“我”的返乡串联起省市县镇村多个层面，把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生动呈现。最感人至深的莫过于父亲住院和葬礼两部分。父辈的生老病死，藏匿着一个家族的因果轮回，给父亲过完生日返城时，“我”晚上突然接到电话，父亲进了医院。从与朋友的酒局上抽身，“我”赶到医院陪床。父亲住院期间，给予“我”最大安慰的不是兄弟姐妹，而是程护士。程护士是“我”的佛，“父亲分明是划不动的船，可在她眼里，照旧还是一艘旧船”。程护士的耐心和细心，反衬出家人们的敷衍了事。当父亲病重需要打蛋白时，只有“我”站出来去交费，但没过多久，还是选择放弃，把父亲接回了老家。后来，“我”才明白“人死在外面，就进不得堂屋，其实就是不要病人在医院住久了”。这些风俗是因为穷。当死神出其不意地偷袭的时候，人与人之间的算计与嘴脸，纤毫毕现，如若针芒，每一根都硬扎扎的，直抵心灵深处。

作者着重写了大姐和大姐夫。父亲在世

时，大姐说，“你将来走了，我是不会哭的。”父亲葬礼上，大姐的哭和她的笑一样，猛烈，锐利。每个人表达悲伤的方式迥异，在“我”看来，父亲的离开带走了自己的童年，还有故乡，“如果说父母生活的地方就是故乡，我母亲早死了，现在父亲也死了。大姐说女人没有故乡，我不是女人，同样也没有故乡了。故乡在我心里，就像一列奔跑的火车，车身已远去，只余下苍茫的汽笛和铁轨的震颤。”正如诗人刘年的独白，“故乡是堂屋正中央/那一具漆黑的父亲的棺材。”

作者以绵密而干净的语言，勾勒出一幅乡村版的“清明上河图”，父亲、大哥、大姐、二姐、兄弟、燕子、侯大娘、四喜、李志、达友、秋月、许兴等，错综复杂的关系，眼花缭乱的场景，叫人有些晕眩，却毫不厌烦。特别是葬礼上，作者更是不吝笔墨，礼生、阴阳、知客、厨师、搭彩匠、哭丧人、舞丧队、杀猪匠等民俗与礼节无形中平添了魔幻色彩。我始终觉得，作者如此下力气描摹这样一幅悲欣交集的俗世长卷，既有挽留传统之意，更多的则是诠释乡村衰败不可逆转的现实悲剧。

有人说，《谁在敲门》是乡村版的《红楼梦》，俨然是有一种传统血脉在里面，但是，这样简单类比又显得过于粗暴。书中穿插着“我”与好友谭瑞松的对话，关于善，关于死亡，关于艺术等。谭说“我”太虚伪，“我”回说，我是个低处的人。谭又说道《红楼梦》，“我们读《红楼梦》，为啥子读到王熙凤死了就没趣味？其实等不到她死，她病了就没趣味了。因为整部书里，九成以上都是阴质人，极少几个有阳刚气，王熙凤名列第一。她是一束光，尽管是杂色的。可阳光不也是杂色的吗？这杂色的阳光，能让万物生长，阳光没了，众生寂灭，大地荒芜，从哪里去寻找趣味？”所谓趣味，就是活着的意义。

他们的对话看似闲笔或斜逸旁出，却阐释出一个道理——人性的卑微与脆弱。“我”多次说道，父亲是卑微的，“我”的诗也是卑微的，“卑微的哪里只是父亲，我的诗歌，每一行都流淌着卑微的血液，便用超脱和抵抗，去装点卑微。”这样就不难理解，作者的初衷正是借父亲过生、父亲的病、父亲的死，叩响时代之门，或许在他心目中，只有如此厚重如此绵密的虚构，才能促使他抬起那只卑微的手，向一个时代致敬。“人是一个一个地活着，但人活的，不是个体，而是时代，自己的时代过去了，即便你的身体还活着，心却跟着时代一起埋葬了。”

读这本书时，我偶然看到爱尔兰诗人帕特里克·卡文纳的诗歌《给老木门的献词》，在心头轰鸣。“久经时日和风雨/连做柴薪也不堪用/门上已无点漆色可掩藏那皱纹……我还怎能爱上那守护富农田地的大铁门？/它们生硬，不可亲，在水泥门墩上不停/摇摆——它们指尖尖削，如古老的长矛/但我血脉相亲，老木门/因为我们遭遇了同等的命运。”

我顿悟，《谁在敲门》不啻于作者写给故乡的祭词，也是深情的挽歌。无论身处何处，无论世事变幻，人与人的命运总是殊途同归，门里门外，遇见众生。小说结尾处，藏着一个文学黑洞，大姐上吊自杀了。大姐和大姐夫李光文当年去新疆的经历，一直避而不谈，最终揭开真相。无所不能的大姐夫曾经两次锒铛入狱，一次是在伊犁从表叔那里偷了三百块钱，被关进监狱三年，表叔的宽容使他们有了条活路。另一次也是因为穷，别人需要钱，他去扶穷，又把自己弄进牢里去了。大姐曾说，“他把好东西搁在明处，有时也不是显摆，是穷怕了，穷出病根儿来了，要眼里光亮，他心里才踏实。想起来呢，也是可怜。”可怜，是惜福，也是悲悯，生动刻画出人性的复杂，真实又感人。

【行走人间】

## 微信群里的家长们

□ 赖学香

叮咚叮咚，晚餐时手机响不停，是曹妈。她的信息像炸药：“老师，女儿回来一直哭一直哭，说她被欺负了。”

欺负是小事，我劝她不要急，明天到校立刻处理。

然而我的信息还没打完，微信群里的家长们已经加入讨论：“太可怕了吧，谁这么大胆？”更多家长告诉我：“老师，你一定要处理，如果放任下去……”后头的話不必她们提醒，我心里有数，以现在网络信息流通之快，处理不当，我很快就会直攻报纸头版。

应该怎么办？脑子里想法如乱马奔腾，是找双方家长来，还是先听一方说法？问的口气要怎么样？如果孩子不说实话呢？想了又想，干脆爬起来写备忘录，免得事情越处理越糟。

第二天一早，打开手机，我们的家长群竟然讨论到深夜。凌晨最后一则信息是曹妈，有人提到要不要来抗议，更热心的家长已经把转学、转班好坏的分析都列出来……

不过，一直没看到被指控小朋友家长反应，这是风雨前的宁静吗？

到了学校，我把孩子找来。指控的孩子说是对方在微群里骂他，叫大家不要跟他玩，说到这里，泪如雨下。唉呀，果然像是网络暴力了。被指控的孩子也很生气，说是指控他的孩子借了东西都不还，已经跟他提过很多次，但是他就一直赖一直赖，他才会贴出那篇文。

事情水落石出。指控的孩子答应，他会把玩具车带来还；被指控的孩子道了歉，最后两人握手言和，没事了。

我以为没事了，回家一看，哇，家长群里好精彩：有人发送了一堆教养文章链接，有人教大家如果老师不处理这样的事件要如何“家长当自强”，还有人指导怎样让孩子不被排挤云云。

叮咚叮咚，手机还在响，信息实在太多又太快，大家扮起网络柯南，连被指控孩子的家庭生活都遭到起底了。我赶快把事情处理结果跟大家报告，也请家长多注意孩子网络礼仪。

信息流通很快，稍一不慎我们都可能被几句话给导向错误的方向。想当年家庭访问还流行，人与人面对面，讲起话来总还留有余地，稍带情面；现在三言两语就来赖去，略有字面犹豫就带来负面情绪。

关上手机时，突然有点怀念起，让孩子带着，翻山越岭找家长的感觉……